鐵圍山叢談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鐵圍山叢談
卷二

► 卷三

冠禮肇於古，國初草昧未能行，因循至政和講之焉。是時，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。初以皇長子而行冠，於是天子御文德殿，百僚在位，命官行三加禮畢，當命字，儀典甚盛。是日，方樂作行事，而日為之重輪也。先是，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，謂之「上頭」而已。繇是而後，天子諸子咸冠於外庭，蓋自淵聖始。

樂曲凡有謂之均、謂之韻。均也者，宮、徵、商、羽、角、合、變徵為之。此七均也。變徵，或云殆始於周。如戰國時，燕太子丹遣荊軻於易水之上，作變徵之音，是周已有之矣。韻也者，凡調各有韻，猶詩律有平仄之屬，此韻也。律呂、陰陽，旋相為宮，則凡八十有四，是為八十四調。然自魏晉後至隋唐，已失徵、角二調之均韻矣。孟軻氏亦言「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」，蓋徵招、角招是也。疑春秋時徵、角已亡，使不亡，何特言創作之哉。唐開元時，有《若望瀛法曲》者傳於今，實黃鐘之宮。夫黃鐘之宮調，是為黃鐘宮之均韻。可爾奏之，乃幺用中呂，視黃鐘則為徵。既無徵調之正，乃獨於黃鐘宮調間用中呂管，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。及政和間作燕樂，求徵、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，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為曲，而但以林鐘律卒也。是黃鐘視林鐘為徵，雖號徵調，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，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為徵之均韻也。此猶多方以求之，稍近於理。自余凡謂之徵、角調，是又在二者外，甚謬悠矣。然二調之均韻，幾千載竟不能得，徵角其終云。古之樂，備八音。八音謂金、石、土、革、絲、木、匏、竹。土則陶也。後世率不能全其克諧，至政和詔加討論焉，乃作徵招、角招而補八音所闕者，曰石、曰陶、曰匏三焉。匏則加匏而為笙，陶乃塤也。遂損篪皆入用，而石則以玉或石為響，配故鐵方響。普奏之亦甚韶美，謂之燕樂部八音，蓋自政和始。

玉輅始作自唐高宗，繇高宗、武後、明皇及聖朝真宗皇帝，凡三至岱宗，一至崧高，然行道搖頓，仁廟晚患之，詔創為一輅。及告成，因幸開寶寺，垂簾於寺門，命有司按行於通衢，親視之焉。新輅既先，次引舊輅，而舊輅輒有聲如牛鳴，不肯前，眾力挽之，堅不動而止。仁廟未幾登遐，終不克御前新輅也。其後，神祖苦風眩，每郊祀，益惡舊輅之不安。又詔別創之，乃更考古制，加以嚴飭甚美。新輅既就，天子未及御。元豐八年之元日，適大朝會，有司宿供張，設輿輅、儀物於大慶殿下，新輅在焉。遲明撤去幙，屋壞，遂毀，玉輅為之碎，因殺傷儀鸞司士數十人。未幾，神祖復登遐。是後有司乃不敢易，但進舊輅，以奉至尊。靖康中，議者將持玉輅以遺金人，然地遠不得聞厥詳，舊輅之能神否也，獨書其所聞者。

玉輅者，乃商人之大輅，古所謂「黃屋左纛」是也。色本尚黃，蓋自隋暨唐訛而為青，疑以謂玉色為青蒼，此因循繆爾。政和間，禮制局議改尚黃，而上曰：「朕乘此輅郊，而天真為之見時青色也，不可易以黃。」乃仍舊貫，有司遂不敢更，而玉輅尚青，至今訛也。

國朝故事，天子誕節，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，拜舞稱慶。宰相獨登殿捧觴，上天子萬壽，禮畢，賜百官茶湯罷，於是天子還內。則宰臣夫人在內亦率執政夫人以班福寧殿下，拜而稱賀。宰臣夫人獨登殿捧觴，上天子萬壽，仍以紅羅綃金須帕系天子臂，退復再拜，遂燕坐於殿廊之左。此儒臣之至榮。

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，故庭下皆著石位。日日引班，。則各有行綴，首尾而趨就石位。既謁罷，必直身立，俟本班之班首先行，因以次迤邐而去，謂之卷班。常朝官者，皆將相近臣與執事者而已，故儀矩便習。脫在外侍從嘗為守帥，因事過闕還朝，若帶學士、待制職名，則便當入綴本班。然帥守在外，以尊大自慣，乍入行綴，又況清禁嚴肅，率多周章失次。故在內從臣共指目之，每曰：「此下士官人又來也。」

大觀初魯公進師臣，及後又第邊功賞，無官可遷。時當寧意向有魚水之歡，遂以玉帶錫之，其錫乃排方玉帶也。排方玉帶，近乘輿所御，於是魯公惶懼，力辭不能得，因誦韓退之詩：「不知官高卑，玉帶懸金魚。」謂唐人有此，遂奏請改制，為方圍帶而佩金魚焉，不惟不敢近乘輿，且諸親王佩玉魚亦有間。上始可之，由是悉為故事。諸王佩玉魚乃裕陵朝所創。

政和間，魯公以師臣為建明堂使，既考成，因進呈面奏曰：「臣已位極人臣矣，矧罔功，詎宜賞也。第群下之勞，日覬覦，不可用臣故絕其望。願降旨，除臣外並次第推恩。」上曰：「明堂古盛典，繇祖宗來暨神考，究論弗及成。今賴卿力，俾朕獲繼先志，況為之使而澤不浹，豈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？卿其毋辭。」而魯公懇請不已。上不得已於公，始可之。乃自召公輔，共議所以賞魯公者，即加陳魯兩國。公苦辭，且謂：「若祖宗以來有是故事，臣亦拜受；今既創作，苟受之，即他日賞臣，將何以為禮？第獨有王爵爾，此決不可。是聖恩之隆異，適所以禍臣，且臣行年七十，願留以為贈也。」上察公之誠，嘉嘆不已，曰：「卿既如此，容朕做禮數盡。」於是三辭恩，數批答，乃親筆褒諭，天語甚美而始俞焉。兩國既許罷封，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傘、塗金從物、塗金鞍、異錦韉、馬前圍子二百人，大略皆親王禮儀，獨無行扇爾，魯公乃拜。賜圍子者，凡朝請使但止於皇城門外，蓋懼小人之疑謗，時多公之得體也。至於兩國之封，魯公謂所以榮先，則不敢辭，於是，三代暨小君皆蒙兩國之贈，今遂為故事。

崇政殿說書，祖宗時有之。崇寧中初除二人，皆以隱逸起。蔡寶者，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出，用其學行修飭召。呂璹者，亦有盛名，隱居弗仕，數召不起，始起，仍遂其性，乃詔以方士服隨班朝謁，入侍經筵焉。亦熙朝之盛舉也。

大觀、政和之間，天下大治，四夷向風，廣州泉南請建番學，高麗亦遣士就上庠，及其課養有成，於是天子召而廷試焉。上因策之以《洪範》之義，用武王訪箕子故事。高麗，蓋箕子國也。一時稽古之盛，蹈越漢唐矣。昔我先人魯公遭逢聖主，立政建事以致康泰，每區區其間。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，上一詞。甚偉麗，而驟得進用。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，以長短句顯，如曰：「滿懷離恨，付與落花啼鳥。」人多稱道之，遂用為顯官，俾以應制。會南丹納土，企道之詞曰：「聞道南丹風土美，流出濺濺五溪水。威儀盡識漢君臣，衣冠已變□番子。凱歌還，歡聲載路，一曲春風裏。不日萬年觴，猺人北面朝天子。」而魯公深嘉之，然趙雅不樂以詞曲進，公後不取焉。政和初，有江漢朝宗者，亦有聲，獻魯公詞曰：「升平無際，慶八載相業，君臣魚水。鎮撫風棱，調燮精神，合是聖朝房魏。鳳山政好，還被畫轂朱輪催起。按錦轡，映玉帶金魚，都人爭指。丹陛，常註意，追念裕陵，元佐今無幾。繡衮香濃，鼎槐風細，榮耀滿門朱紫。四方具瞻師表，盡道一夔足矣。運化筆，又管領年年，烘春桃李。」時兩學盛謳，播諸海內。魯公喜，為將上進呈，命之以官，為大晟府制撰使，遇祥瑞時時作為歌曲焉。又有晁次膺者，先在韓師樸丞相中秋坐上作《聽琵琶詞》，為世所重。又有一曲曰：「深院鎖春風，悄無人桃李自笑。」亦歌之，遂入大晟，亦為制撰。時燕樂初成，八音告備，因作徵招、角招，有曲名《黃河清》、《壽香明》，二者音調極韶美。次膺作一詞曰：「晴景初升風

細細，雲疏天淡如洗。檻外鳳凰雙闕，匆匆佳氣。朝罷香煙滿袖，近臣報，天顏有喜。夜來連得封章，奏大河徹底清泚。君王壽與天齊，馨香動上穹，頻降嘉端。《大晟》奏功，六樂初調輕紜：系畬悍繪鷰？萬花覆，千官盡醉。內家別敕，重開宴，未央宮裏。」時天下無問邇遐小大，雖偉男髫女，皆爭氣唱之。是時海宇晏清，四夷向風，屈膝請命；天氣亦氤氳異常，朝野無事，日惟講禮樂慶祥瑞，可謂升平極盛之際。其後上心弗戒，群琑用事。自建儲後，君臣多間，伯氏因背弛而大生異，吾遂得罪幾死，於是魯公束手有明哲之嘆矣。蓋自七十歲至八十，徒旦夜流涕不已。相繼開邊，小人為政，以致顛覆，惜哉！可為痛心。吾猶記歌次膺之詞時政太平，追嘆為好時節也。故書其始末以示後世云。

大科始進文字，有合則召試秘書省，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為目。而六論者，以五通為過焉。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，筆陣豪異，則不能為之也。頃聞夏英公就試過，適天大風吹試卷去，不得所在，因令重作，亦得過。是乃造物者故顯其記識華邁之敏妙爾。蓋六論猶足，世獨以不記出處為苦。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試，而坡不得一，方對案長嘆，且目子由。子由解意，把筆管一卓，而以口吹之。坡遂寤乃《管子註》也。又二公將就御試，共白厥父明允，慮一有黜落奈何。明允曰：「我能使汝皆得之，一和題一罵題也可。」繇是二人果皆中。噫，久不獲見先達如此人物也。

國朝科制，恩榜號特奏名，本錄潦倒於場屋，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爾，亦時得遺才，但患此曹子日暮途遠而罕砥礪者。又凡在中末之敘，得一文學助教之目而已，或應出仕，蓋止許一任。異時有援例力訴諸魯公，丐更一任，魯公笑而謂之曰：「汝一任矣。」世至今遂以為口實也。

國家初沿革五季，故綱紐未大備，而人患因循，至熙寧制度始張，於是凡百以法令從事矣。元豐時，又置一司敕令所，蓋欲凡一司局務咸稱一司局務之條式也。吾嘗白魯公，切謂為治恐勿在是。然自熙、豐迄今，大抵八九十年，而一司敕令終未成。

政和甲午，有告人殺其父，天府獄具矣。祐陵與魯公深恥之，不欲泄，第命於獄賜盡焉。當是時號治平，萬國和洽，君相日憂勤，以政化為念如此。乃後七八歲，忽有老父來府言：「我出外久，聞有人妄訴我子之殺其父者。今不見我子何往，懼有司之枉殺我子也。果若何？」於是天府大窘。時魯公頓以退閑，而尹屬皆屢易，而乾坤時浸入醉鄉矣，遂廑得不治。信乎，獄訟之不可不懼者。故著之。

古號百子帳者，北之穹廬也，今俗謂之氈帳。神廟時慨然有志於四方，思欲平二國，乃詔新作百子帳，將頒諸輔臣。未就，而泰陵繼之，又弗及賜。至太上崇寧間，工人告落成。於是魯公洎執政官始皆拜。其制度之華盛焉，為本朝之一故事矣。

汾晉之俗悍而悖。當五代、國初時，號難攻取。昔太祖皇帝親征，道過紫巖寺，乃焚香自誓，不殺一人。晉人聞之，於是堅拒不降。太祖亦不敢戮一人。久之，以盛夏諸軍多泄疾，遂班師。後人或罪誓言之露機，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。又汾晉所恃而為吾患者，北援也。當是時，驟得繼筠之捷，因逐北。班師之際，遂盡徙忻代之民於內地，六百里一無人煙。蓋使北大軍來則無餉，單師至必敗。是太祖又已得太原，烏在舉挺與刃而後言擊滅之哉？其後太宗繼伐，因一舉圍城，而天下始大一統矣。

開寶初，車駕親征偽漢，引汾水灌太原城。時屬盛夏，藝祖露臂跣足，亦不裹頭，手自持刀坐黃蓋下，督兵吏運土築堤，以堰汾河。城上望見，矢石雨坌，不避也。水浸城者，余數版而已。又命水軍乘舟，且焚其譙門，幾陷，會班師焉。其後北人有使於偽漢者，見水退而城始大圮，笑曰：「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，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。」人多其言。

真廟時，澶淵之役與敵講解，後命輔弼各具上其備御策。上曰：「朕求大臣計議，因自為之畫付卿等，可面授諸將也。大致以真定為本，敵若犯河間，則中山策應，保塞、安肅搗虛而深入；若犯中山，則河間策應，保塞、安肅亦搗虛而深入；若犯真定，中山策應，河間、保塞、安肅悉搗其虛，分道而深入，真定大軍勿輕動。敵果送死南來，直犯大名，則河間、中山皆搗其虛，而真定大軍始徐躡其後，大名挫其銳，然後真定大軍悉力要擊之。」此真廟之親為圖者甚悉。又神廟朝益修武備，邊防雖糗糒畢具，歲必命中使就三帥，監出乾糒，新舊以相易，且曝之焉，顧他器仗又可知矣。嗚呼，累朝規模宏遠，皆若是也。又後金人寒盟，所謂大臣者皆阿諛後進，而握兵柄主國論義者，又多宦人，略不知前朝區處用心，貽厥之謀，但茫然失措，束手待斃，遂終誤國家大計，可傷也。

西羌唃氏久盜有古涼州地，號青唐，傳子董氈死。其子弱，群下爭強，遂大患邊。一曰人多零丁，一曰青宜結鬼章。而人多零丁最黠，鬼章其亞也。元豐末，神廟詔諸將：「人多零丁俶擾王土，既擅其國，則彼用兵之際，若旌弢之屬，豈無獨異其狀者？宜募猛士，如能殺之，或生捕得，若有官生白衣，並拜觀察使。」不半載，有裨將彭孫者，果臨陣，躍入，斬人多零丁，以其首獻，詔拜彭孫觀察使。於是鬼章之勢孤，未幾亦生得

之。屬元祐初也，遂以其事奏告裕陵焉。擒鬼章之功，蓋多得一時名臣文士歌詠，因大流播，然世獨不知斬人多零丁，此青唐所以亡也。

李丞相士美在北門，與吾同班綴。嘗言將聘大遼，赴其花燕。時戎主坐御床上，後有烏熊皮蒙一物，頗高大。久而似疲，則以身倚之，意其如古設扆狀爾。俄於烏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，則罔測其故也。及日晏時熟視，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。李為吾言而每哂之。吾即答曰：「此乃鮮卑之舊俗，如高歡立孝武皇，以黑氈覆七人以拜其上，而歡居其一。殆亦是類乎？」。罔然未識也。

太上在政和初元時，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居中使遼人。魯公時責居在錢塘，聞而密止，上則無及。當是時，上密報魯公，則已有覘國之意矣。北伐蓋自是而始。俄其國亂，有董龍兒者乘亂舉兵，擊斬牛欄寨之裨將，且函其首來。於是天意盛欲興師，賴魯公力請而格，時政和已六年矣。得浮沈逮宣和初，事益迫。魯公語泄，為伯氏得而訴諸上，遂罷魯公相，乃大鳩兵，又將命元帥，內外為大懼。師垂起，而狂寇方臘者作，連陷二浙數郡，適得傾兵旅，廑克殄平。上心亦深悔此舉，因而罷海上結約。會童貫平方寇既歸，與王丞相黼生隙。黼大懼，既患失，遂媚貫，奮當北伐事。宣和四年夏，不謀於眾，兵乃遽起。魯公時已退休，亟請對，具為上言，丐止，不可。未幾，伯氏亦有宣撫命，於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，曰：「臣不任北伐，寧自甘閑退。今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，願陛下保全老臣。」上不聽，則曰：「臣請則以效括母及語伯氏，吾將哭師也。」及後燕山告功，魯公以表賀上，其末云：「臣慮終而不慮始，知守而不知通，有靦初心，徒欣盛烈。」上覽表時，喜見顏色，曰：「太師能自直守如此。」因以淆核酒醴頒賚甚寵，俾公慶伯氏之歸也。及後北方寒盟，上為大懼。宦者梁師成自抱前後結約文牘於上前，上顧師成曰：「北事之起，他人皆誤我，獨太師首尾道不是。今至此，莫須問他否？」師成迫上耳密奏久之，上遂默然而止。嗚呼，使群小人不阿罔，則宗國豈至是。故世但知魯公之不主北伐，人或傳公之詩有「百年信誓」之句，且未得其始末，故書其略，他盡見吾頃著《北征紀實》二卷。

宣和歲壬寅，北伐事興，夏五月出師。是日白虹貫日，童貫行而牙旗折。五月，伯氏繼之，兵引去才次夕，所謂宣撫使招旗二，為執旗者懷而逃去，皆不獲。又二帥既在雄州，地大震，已，天關地軸出現於廳事上，龜大如錢，蛇猶朱漆，相逐而行。二帥再拜，納諸大銀奩，而置城北樓真武祠中。翌日視之，天關地軸俱亡矣。識者咸知其不祥。

靖康末，敵騎再犯闕下，粘罕一軍始至河陽。河陽守臣遁去，而河陽潰。中原人多亡命

者，皆直大河而南走。大河皆可涉也，敵逐北而追之，皆若導之而過河焉。吾得於避敵之親嘗者。大河自古未始可涉，獨後魏爾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襲淮，大抵患在計臣之左謀，而俾小人因得歸之於數，寧不痛哉。

南俗尚鬼。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，大兵始出桂林之南，道旁偶一大廟，人謂其廟甚神靈。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焉，因祝曰：「勝負無以為據。」乃取百錢自持之，且與神約：「果大捷，則投此，期盡錢面也。」左右或諫止，「一儻不如意，恐沮師。」武襄不聽，萬眾方聳視，已揮手倏一擲，則百錢盡面矣。於是舉軍歡呼，聲震林野，武襄亦大喜。顧左右取百釘來，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，加諸青紗籠覆，手自封焉，曰：「苟凱歸，當償謝神，始贖取錢。」其後，破昆侖關，敗智高，平邕管。及師還，如言贖取錢，與群幕府士大夫共視之，乃兩字錢也。詔封廟曰靈順。吾道過時夢甚異，又得是事於其父老云。

熙寧十年，交趾無故犯鄙，遂並陷欽、廉、邕三郡，多殺人民，系虜其子女。朝廷為赫怒，出大師行討之。時將遣內侍李憲行，王舒公介甫力爭其不可乃止，而介甫亦罷矣。於是吳丞相充、王岐公圭，皆以次當國，命帥郭宣徽逵而副以文臣趙卨征焉，合西北銳旅暨江淮將士，多至十餘萬，輜重轉輸不在數也。及入蠻境，先鋒將苗履燕逵徑度富良江，一擊散走其賊眾，擒偽太子佛牙將，進破其國矣。逵聞而怒，亟追還之，欲斬二驍將於纛下，賴卨救免。因屯師於蠻地，不戰者六十余日，大為交人慢侮。逵第遜辭，僅取其要領，且納賂得還，報中原人不習水土，加時熱疫大起，於是十萬大師瘴厲腹疾，死者八九。既上聞，神廟大不樂，命窮治厥繇。久之，乃得吳丞相與逵書劄曰：「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為佳。」。蓋逵承望丞相風指，因致坐斃。事未竟，會吳丞相以疾薨於位，得不治。其後幾三十年，當大觀之初，吳丞相之二孫曰儲、曰侔者，以同妖人張懷素有異謀，皆賜死，一時識者咸謂「安南之役，天之所報」云。嗚呼，執事之人、主國家謀議者，可不慎哉，剎喚溢鍘？章丞相惇性豪邁，頗傲物，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，自八座而下，多不平之。然獨見魯公則否，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淩公也。一日，詣丞相府。故事，宰執出政事堂歸第，有賓吏白侍從官在客次，而大臣者既舍轡即不還家，徑從斷事所而下以延客。及是章丞相反，不揖客，行入舍，褫其公裳，特易以道服而後出。魯公方趨上，適見之，則亟索去。於是章丞相作慚灼然而語公曰：「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矣，然願少留。」公曰：「某待罪禁林，實天下子私人，非公僚佐，藉人微，顧不辱公乎？」遂起，欲行去。章以手掠公，目使留，致懇到。會薦湯而從者以騎至，故公得而拂袖，因臥家，具章白其事，且以辱朝廷而待罪焉。哲廟覽公奏，深多公之得體，亟詔釋之。因有旨：「宰臣章惇贖銅七斤。」仍命立法，以戒後來。自是，魯公終章丞相之

在相位而不以私見也。噫，前朝侍從臣卓爾風立乃如此，後來罕見之。

元祐末，宣仁高後崩，是歲即改元紹聖。哲廟既親政，首拜章丞相惇右僕射。故事，拜相遣御藥院內侍一員，賫詔宣押赴闕。章丞相後見魯公論宣召事，因曰：「大有破除也。」蓋前朝召大臣，如賫詔內侍遇所歷郡縣，凡土產名物，大臣必以書遺之，號「書送」者，次第至闕乃止。獨章丞相能知此故事故也。其後，魯公自錢塘復太師而召，上曰：「御藥院皆老班，懼混擾卿，特選命四方館使童敏。此朕親信，俾賫詔。」仍以御筆手書十幅，示意魯公不得力辭。時公遂遵書送故事，亦稍厭勞費，笑謂吾曰：「賴吾得章丞相語尚有此，後人疑不復知前輩故事矣。」

上清儲祥宮者，乃太宗出藩邸時藝祖所錫予而建也。中遭焚毀，神廟時召方士募人將成之，未就。及宣仁高後垂簾，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，因詔東坡公為之記，而哲廟自為書其額。後泰陵親政，元祐用事臣得罪，遂毀其碑，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。魯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也。於是天子俾置局於宮中，上珰數人共主其事，號楮司者。凡三日一赴局，則供張甚盛，肴核備水陸，陳列諸香藥珍物。公食罷，輒書丹於石者數十字則止，必有御香、龍涎、上尊、椽燭、珍瑰隨錫以歸。凡百餘日碑成。既出，而金填其字，人因爭取之，一本售五千焉。得數百本分賜群臣，餘詔藏之禁中。吾嘗讀《歐陽文忠公集》，見其為學士時鈔國史，仁廟命賜黃封酒、鳳團茶等，後入二府猶賜不絕。國家待遇儒臣類如此。

大觀之前，吾竹馬歲與群兒戲。適道文太師、韓侍中，語才一語吐，則翁姥長者輩必變色以戒曰：「小後生不得亂道。」當是時，去二公薨已數十年，猶凜凜然尊嚴，使人尚敬之若神，豈非朝廷崇養其望至是，蓋不若是無以表天下，一其信從者，其祖宗之深慮也。及後，所謂大臣國事既不克自重，時吾已識事矣，則但睹朝野日騖黨仇，更相反覆。於是士大夫進退之間猶驅馬牛，不翅若使優兒街子動得以指訕之，曾不足以備緩急。私竊謂體貌重輕而然。

宰相堂食，必一吏味味呼其名，聽索而後供，此禮舊矣。獨「菜羹」以其音頗類魯公姓諱，故回避而曰「羹菜」，至今為故事。

國朝禮大臣故事，亦與唐五季相踵。宰相遇誕日，必差官具口宣押賜禮物。其中有塗金鐫花銀盆四，此盛禮也。獨文潞公自慶歷八年入拜，厥後至紹聖歲丁丑，凡五十年，所謂間鍍鈒花銀盆固在。遇其慶誕，必羅列百數於座右，以侈君賜。當時衣冠傳以為盛事。

國朝之制，待制、中書舍人以上皆坐犾。雜學士以上，遇禁煙節至清明日，則賜新火。往往謂之快行家者，昧爽多就執政、侍從之門，茶肆民舍取火爇燭，執之以燒，才未及寸，殊有歡也。吾家隆盛時，出則聯騎，列十二犾座，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枝，門戶被天遇殊絕。政和初，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陸贄為「陸九」故事，目伯氏曰「蔡六」。是後，兄弟盡蒙用家人禮，而以行次呼之。至於嬪嬙宦寺，亦從天子稱之，以為常也。目仲兄則曰「十哥」，季兄則曰「十一」，吾亦荷上聖呼之為「十三」。而內人又皆見謂「蔡家讀書底」。嗚呼，無以報稱且奈何。

宣和歲己亥夏，都邑大水，莫知所繇來。向非城西索水之北有新築堤，初架水之通宮苑者，偶橫阻得且止，微此，一夕灌城，悉為魚鱉矣。時給事中許翰崧老語魯公：「頃熒惑入天江，有謝中美者，謂後三年都邑必大水，今驗矣。」魯公因語吾，使訪其人，且久，一日原廟屬行香，吾適待罪從班，而待制綴行，政在百寮前略相近。有左司郎官李璆西美儳進吾後，謂吾曰：「曩求謝中美不得，此其人也。」吾頷之，班退，亟邀謝中美歸舍焉。當是時，世事亦可慮，狂妄每私憂過計，得見中美喜，因共商搉天官事。中美自謂，繇唐以來治天官六世矣，六世外不可得而推。其家學大抵本太史公《天官書》，而占以《洪範》。太史公《天官書》者，譬世《六經》，視他天文猶百家耳。款叩中美，中美曰：「他占類不足道。獨大觀四年彗星逆行，從閣道入紫宮，再歸帝座，此可畏者。」吾問：「占驗果若何？」則曰：「仿佛漢中平末也。」即呼書吏開櫃，取《東漢志》來，因共視之，見殺宦者、易弘農及獻帝流離事，吾大駭懼。中美則以手摩拂書冊，而言不必盡然，要概似之。又問其期，曰：「壬寅。」時辛丑春也。吾更汗懾，及壬寅不驗，則曰：「當在乙巳。」後乙巳遂驗云。又當癸卯歲，中美監染院罷，詣部授資州。一旦之任，執手言別曰：「願公自愛，天下將亂矣。獨蜀中良，後甚足終我之殘齡焉。」未幾，金人果寒盟，有詔內禪。靖康初，兵民殺內侍，其後兩宮北狩，僭偽出，天下亂。於是新王天子中興江左，四川獨帖泰。當中興睢陽時，許翰崧老者適拜副樞，而吾貶萬里外，聞之，謂翰必能薦召中美，為中興用矣。吾嘗有所聞。中興之八載，有劉公寶學子羽來，自川陝佐宣撫使得罪，吾與同處博白，始能道中美既罷資州，厥後死矣。亟問其子弟，劉公曰：「無兒，其書亦不傳焉。今世略得其緒余者，獨襄陵許翰崧老，次其粗則吾也。」惜哉。

崇寧間，九重一夕有偷兒入內中，繇寢殿北，過後殿而西南，歷諸嬪御閣又南，直崇恩太后宮而出。殆曉覺之，有司罔測。時魯公當國，曰：「可捕治搭材士。儀鸞司有逃逸者乎？」有司曰：「是夕，儀鸞司獨單和者逃。」魯公：「亟捕單和來。」凡三日得於

雍丘，自肩至踵皆金器也。鞫得其繇，蓋和善飛梯，為儀鸞司第一手，常經入禁闥供奉，頗知曲折。是夕，用繩繫橫木，號軟梯。